

陪伴

龙立榜

我听我娘说，我娘嫁过来的时候，外公很穷，连一件像样的嫁妆打发都没有。但娘很幸福，因为外婆陪她走了很远很远的路。

外婆家与我家隔三重山，盘曲的山路两边都是茂密的森林。我娘嫁过来的时候才16岁，还在跟伙伴踢毽子。我娘怕狼，怕强盗，还怕鬼。每一次我娘来我家，外婆就背一个背篓送到吴阿山巅才回去。吴阿山巅已经看到我家古旧的吊脚木楼了。我娘嫁来那年，我娘每次来我家外婆只准许来三晚，第二天外婆早早吃了一碗油茶，就又背一个背篓到吴阿山巅来接我娘回去。

吴阿山巅很高很高，眼下全是绵延的群山，远处有一条绸带似的河流，一挂挂木排叶片似的在河面上慢悠悠地流过。吴阿山巅有个坳口，叫枫树坳，枫树坳有几株藤虬缠绕的古枫树，古枫树下有几根只有两只脚的子孙凳。从枫树坳一直下坡就到我家，在坳上可以看见我们吊脚木楼歪在田畴间，还看见我家的黄母狗睡在门前的晒谷坪里。

每次来到枫树坳，外婆和娘就坐在子孙凳上歇息。在两边从林里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声中，娘幽幽怨怨地唱：娘家盘的细细花，讲到细花心头辣，脚板没得二指大，从小从细背大地，白天睡在娘背上，夜晚睡在娘手丫，花小又愁花不大，如今长大要分芽。

外婆家距我家有12里，要翻两重山，淌过两条溪，穿过一个茂密的杉树林。那条弯弯曲曲铺满鹅卵石的山间小路落满了外婆的叮咛。

“去他家你不要踢毽子了哩，你是别人的媳妇了哩，别人会笑你的哩。”“你要勤快哩，鸡叫头遍就要起来舂米哩。”“他家有客人你不要拢桌吃饭哩，你给人盛饭要双手递双手接哩。”“晾篙上晾衣裳你的要晾在最尾巴哩，不要晾在男人的上面哩。”“路上遇人要让得远些哩，不要跨男人的扁担哩。”“要穿锁领的衣裳里，不要让男人看到里面的细细衣哩。”“桐油开花种苞谷、人怕老来穷，稻怕寒露风、立夏栽秧打老谷，这些歌谣你要记得哩。”“捆柴最好的是红藤，可莫用母猪藤哩，母猪藤捆柴生出的崽会有内八卦哩。”“田水干了，浮萍拢在哪里，那里就会有崂洞，要用黄泥巴堵上哩。”

娘眼里含着泪，都把这些话记在了心里。

“你吃奶的声音，细细的脚板细细的手，咿呀咿呀地学讲话，摇摇摆摆地学走路，那些样子都还在娘的脑袋里哩。”



工地晨曲 周文静 摄

“女人要是都不嫁就好了啊娘。”

“傻女崽，女人都不嫁，世间就没有人了。”

路上，外婆还跟娘很多故事，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，还讲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，讲牛郎织女的故事……

“娘，爬登这个坡就到枫木坳了，你回去吧。”“娘的脚又还没垮，还能陪你走，等娘的脚垮了，这条路就是你自个走了。”外婆又说：“今后这条路会越来越远的，路远了，你回家不方便了，你生了小的，小的就是你的家了。”

娘扯一根狗尾草含在嘴里。娘听不懂外婆的话。

“娘什么都不留，就留一件你小时候的肚兜，娘想你了，娘就看你的肚兜。”

娘再也难以控制，呜呜地哭出声来。

我大姐十岁的时候，外婆的脚垮了，那条路外婆陪我娘走了12年。

后来大姐出嫁了，嫁去那条绸带似的河流的上游。在河流北岸那条青石板路上，娘也陪大姐走了12年，也跟大姐讲了很多故事，也跟大姐讲了去他家要遵从的诸多人情世故。

诗坛断想

陈生宜

“繁荣”乎?“热闹”也。当下诗词圈，铺红叠翠，令人目眩神迷。君不见：大大小小的诗社、诗刊，如林而立；形形色色的诗人似过江之鲫。

“以爵论诗”，是当下诗词圈又一景象。不以内容，而凭头衔论诗优劣，选诗去留，是某些诗刊、诗词圈的流行病。君不见，“社长”“会长”头戴光环，其诗作亦由此增辉十分。

诗人乎？诗匠也。自唐以来，被称为诗人的有多少？再看一下当今诗坛，诗人又有多少？一个市(或县)，“诗人”累百上千，创作大军，浩浩荡荡。“诗言志，歌永言”。“情动于衷而形于言”。令人赞叹的是，某些“诗人”，日吟五首，月吟百篇，“感情”何其丰沛。做起诗来，一字一句，极其雕琢之能事，一味追求新奇小巧，殊不知，小巧固然小

巧，然不免纤弱。援引袁枚的一句话共勉：“骨里无诗莫浪吟”。

诗贵雅。袁枚在《续诗品》的安雅中提到刘怯题糕的典故。诗要雅才美，诗要用诗化的语言，才能体现中华诗词的魅力。粗俗之语不宜入诗，更不当入词。近读国内一份很有影响力的诗刊上登的一首《情感》五绝诗，立马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“一双鞋已旧，相伴几十年。欲扔垃圾桶，迟迟不上前。”有美感吗？打油腔的顺口溜而已。笔者在此疾呼：诗刊勿以老面孔滥发粗鄙之作，作者亦勿失雅训。

诗作得好，才能成为诗人；其中翘楚，方可称为著名诗人；而不仅会作诗，且学养深厚的人，方能成为诗评专家。这些皆成常识，诗坛方能清静高雅。

黄梅戏班主彭小佬

彭昱生

当我再次回到夏星村时，这个位于桐城、怀宁、潜山三县(市)交界处的圩畈村，呈现出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，古老的村庄如此静谧轻盈，金风轻拂，往事再次从脑海中缓缓漾开。

夏星村虽没出现过惊天动地的名人，但近代有一个人物人们不应该忘记，那就是从田野中、从乡土中孕育出来的地方戏黄梅戏班主彭小佬。“彭小佬班”班主彭鸿华，字善庆，绰号“彭小佬”，青草塆(今青草镇夏星村，原三星村)人。彭小佬原是当地一个很有名的瓦匠，因为给人家做房子时会说吉利话，这在过去偏僻落后的农村颇受欢迎，他喜欢玩灯唱歌，后来又学会了踩地盘。他表演踩地盘节目，常常男扮女装，唱腔甜润、明快，舞步轻盈多姿，吸引了周围男男女女前来观赏，后来他把踩地盘搬上了舞台，进一步发展为“三打七唱”的黄梅戏。光绪二十年(1894)，彭小佬正式邀人组班，与魏老三、高成章等结伙在桐城、怀宁、潜山等地进行来回演出。据此，人们都认为，彭小佬是桐城黄梅戏表演第一人，他所组织的戏班，是桐城黄梅戏第一班，彭小佬当之无愧成为地方戏创始人之一。彭小佬病逝后，由其长子彭正身继承父业掌班，班名依旧。彭正身“行行不挡，六场通透”，尤其精通小花脸，他还延聘了一些名角高手，使演出更加旺盛，每年仅仅春、秋两季稍做修整，其余时间到处开展演出活动，主要演员有花旦蒋根福、正旦李大发、小生汪少明、花脸彭正身等，可谓是：父子掌班四十年，风靡四乡久不衰。据有关资料记载：黄梅戏“彭小佬班”是桐城黄梅戏历史上组班最早、演出时间最长、影响较大的黄梅戏班，自清朝光绪二十年(1894)创班至1938年解散，历时四十多年，一直在桐城、怀宁、潜山等地巡回演出，备受当地群众欢迎。

我从小在农村长大，耳濡目染，对黄梅戏一直情有独钟。老家夏星村独特的地理位置，也为我近距离接触黄梅戏创造了有利条件。记得1980年的夏季，我和大人们步行十多里，去邻县潜山市源潭镇永济村观看严凤英主演的著名黄梅戏电影《牛郎织女》，我第一次被大师那健康朴实、优美欢快、韵味丰厚的曲调深深陶醉了：架上累累悬瓜果，风吹稻海荡金波，夜静犹闻人笑语，到底人间欢乐多……

从此，我与黄梅戏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只要村庄附近有黄梅戏的电影、电视和演出，我几乎每场必到，后来影响较大的黄梅戏电影和戏剧《天仙配》《女驸马》《夫妻观灯》《打猪草》等，都在我童年的生活中都留下了深刻印象。1980年代初，流行于大江南北的黄梅戏电影《天仙配》在大队小广场放映，不仅吸引了村人前来观看，周边怀宁和潜山的群众也纷至沓来，以致放映中间淅淅沥沥地下雨了，也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，他们纷纷撑起雨伞，有的披着雨衣，继续津津有味地观看着电影。大家完全被电影中的情节深深吸引住了，更被严凤英大师那纯朴流畅、质朴细致的高超表演艺术折服了……

现在，黄梅戏已经真正地走进乡野、走进城市、走出国门，走进群众心中！黄梅戏也已经深深扎根在文都桐城的土壤里，今天的桐城人谁不会哼几段悠扬动听的黄梅戏？黄梅戏像从巍巍龙眠山中飘出的山野情韵，顺着碧波荡漾的龙眠河悠悠飘荡在桐城这片美丽文明的土地上。今天的桐城人，自然不能忘记黄梅戏班主彭小佬那一代人的历史功绩。

